

高

阳  
著

# 胡雪岩 全传



做官要读《曾国藩》  
经商必看《胡雪岩》

下册

◎ 北京 2008 年 10 月

# 胡雪岩

卷一

胡雪岩的崛起与衰落  
胡雪岩的崛起与衰落

胡雪岩全傳

下冊

# 胡雪岩全传

红顶商人

## 壹

“禀大帅，”戈什哈向正在“饭后一局棋”的曾国藩请个安说，“浙江的差官求见。请大帅的示，见是不见？”

曾国藩正在打一个劫，这个劫关乎“东南半壁”的存上，非打不可，然而他终于投子而起。

“没有不见之理，叫他进来好了。”

那名差官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行装。九月底的天气，早该换戴暖帽了，而他仍是一顶凉帽，顶戴是亮蓝顶子，可知是个三品武官。

“浙江抚标参将游天勇，给大帅请安。”那游天勇抢上两步，跪下去磕头，背上衣服破了个大洞，露出又黄又黑的一块皮肉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曾国藩看他那张脸，仿佛从未洗过似地，内心老大不忍，便吩咐戈什哈说，“先带游参将去息一息，吃了饭再请过来说话。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”游天勇抢着说道，“卑职奉敕省王抚台之命，限期赶到安庆，投递公文，请大帅先过目。”

“好，好！你给我。你起来说话！”

“谢大帅！”

游天勇站起身来，略略退后两步，微侧着身子，解开衣襟，取出一个贴肉而藏的油纸包，厚甸甸地，似乎里面装的不止是几张纸的一封信。

那油纸已经破裂，但解开来看，里面的一个尺把长的大信封却完好如新。曾国藩接到手里，便发觉里面装的不是纸，是一幅布或绸。翻过来先看信面，写的是：“专呈安庆大营曾制台亲钧启”，下面署明：“王有龄亲笔谨缄”。

再拆开来，果不其然，是一方折叠着的雪白杭纺。信手一抖，便是一惊，字迹黑中带红，还有数处紫红斑点，一望而知是血迹。王有龄和血所书的，只有四个海碗大的字：“请候大援”，另有一行小字：“浙江巡抚王有龄谨率全省数百万官民百拜泣求”。

曾国藩平生修养，以“不动心”三字为归趋，而此时不能不色变了。大营中的幕友树官，见了这幅惊心动魄、别具一格的求援书，亦无不有。

“哪个胡道台？”曾国藩问，“是胡元博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胡雪岩。”

“喔，喔，是他！听说他非常能干？”

“是！胡道台很能干的。杭州城里，大绅士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全靠胡道台出面，借粮借捐维持官军。”

曾国藩点点头，默想了一下杭州的形势，随又问道：“钱塘江南岸呢？现在浙江的购源在宁绍，这条路总是畅通的吧？”

“是，全靠这条路。不过……”

“你说！有什么碍口的？”

“回大帅的话，过钱塘江，萧山、绍兴、宁波二带，都归王大臣管，他跟王抚台不和。事情……”游天勇略微摇摇头，说不下去了。

王大臣是指钦命团练大臣王履谦。曾国藩亦深知其人，并且曾接到他来信诉苦，说绍兴、宁波两府，每月筹饷十万两银子解送省城，而王有龄未发一卒渡江。现在听游天勇的话，似乎事实并非如此。但不论谁是谁非，将帅不和，兵民相仇，总不是好兆。浙江的局势，真个令人灰心。

“你下去休息。”以曾国藩的地位，若有所处置，自须跟游天勇明说，更不必向他作何解释，只这样吩咐，“你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取了回信，即刻赶回杭州去复命。公文、马匹、盘缠，我会派人给你预备。”

“是！”游天勇站起身来请个安，“多谢大帅。”

\* \* \*

跑上海、安庆的轮船，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四明号。船上的买办叫萧家骥，原是上海的富家子，生就一副喜欢搜奇探秘的性格。最初是因为好奇，拜了古应春做老师学英文，再由他的“师娘”七姑奶奶而认识了“舅舅”尤五。他跟着七姑奶奶的孩子这样叫，因而对漕帮也有了渊源。但是，他跟胡雪岩一样，是一个深懂“门檻”里的内幕，却是个在“门檻”外面的“空子”。

为了曾国藩派李鸿章领兵援沪，四明号接连跑了几趟安庆，到得事毕，已在深秋，萧家骥方得抽空去看古应春。

古应春很得意了，先跟胡雪岩合作丝茶生意，很发了点财，及至江浙局势大变，丝茶来路中断，改行经营地皮。由于躲避战争的富室大族，纷纷涌向上海租界，地价大涨特涨，越发财源茂盛。而且近水楼台，选地鸿工购料都方便，所以在新辟的二马路上，造了一所极精致的住宅，一家三口——七姑奶奶生了个儿子，倒用了上十口的下人。

他们师徒的感情一向深厚，自然先谈些旅途情况之类的闲话。说不到几句，听得七姑奶奶的声音，接着便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浓妆艳抹，一张银盆大脑，白的格外白，红的格外红，加以首饰熔耀，更令人不可逼视。“师娘要出门？”萧家骥站起身来招呼。

“是啊，有两个远道来的亲戚，去见见上海的市面。逛逛洋行兜兜风……”

“这么冷的天去兜风？”古应春打断她的话笑道，“你在发疯！”

古应春就爱捉他妻子话中的漏洞，七姑奶奶听惯了不理他，只管自己往下说：“中午请客人吃番菜，下午去看西洋马戏。晚上还没有定，要不要在一起吃饭？”

“不必了！晚上回家吃饭。这两天蟹好，我去弄一篓蟹来。”

“对！”七姑奶奶大为高兴，“今年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蟹。”接着又叹口气，“遭劫！兵荒马乱，蟹的来路都断了。这个年头，做人真没味道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不知足了！”古应春说，“你住在夷场上，不忧穿、不忧吃，还说做人没有味道，那么陷在长毛那里的人呢？”

“就为的有人陷在长毛那里，消息不通，生死不明，叫人牵肠挂肚，所以说做人没有味道。”说着，便是满脸不欢。

“顾不得那么多了。”古应春用劝慰的语气说，“你们去逛逛散散心，晚上回来吃蟹。”

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什么，低着头走了。

古应春亦不免黯然。“局势很坏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杭州只怕就在这几天完蛋。”

“胡先生呢？”萧家骥问道，“不晓得在杭州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信来。”古应春忽然流下两滴眼泪，“这么一个好朋友，眼看他失陷在里面，也不晓得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？这两天晚上跟你师娘谈起来，都是一整夜睡不着觉。”

“吉人天相！”萧家骥劝慰他说，“我看胡先生，不管他的相貌、性情、行为，都不像是遭劫的人。再说，以胡先生的眼光、心思，又哪里会坐困愁城，束手无策？”

这几句话很有用，古应春想了好一会儿，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怎么样都看不出他是短命相。”

在古家吃了饭，师徒二人同车而出。古应春将他送到了船公司，自己便到他的做地产的号子里，派“出店老司务”去买蟹，特为关照：只要好，价钱不论。

有这一句话，事情就好办了。那老司务也很能干，到内河码头上等着，等到一只嘉兴来的船，载来十几篓蟹，眼明手快，先把住一篓好的不放手，然后再谈价钱。

“五钱银子一个，大小不论。这一篓三十二个，格外克己，算十五两银子。”

“十五两银子，还说克己？”

“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你要晓得，蟹在嘉兴不贵，这一路到上海，是拿性命换来的，难道不值五钱银子一个？”说着，货主就要来夺回他的货色。

老司务哪里肯放，但是也不能照数付价，摸出十二两现银，塞到货主手里。此人不肯接，软磨硬吵，十四两银子成交。

将蟹送到古家，七姑奶奶刚好回家。拿蟹来看，只见金毛紫背，壮硕非凡，取来放在光滑如镜的福建漆圆桌上，八足挺立，到处横行。那老司务看着，不由得就咽唾沫。

七姑奶奶本性厚道，也会做人，当时便对老司务说：“买得多了，你拿几个带到号子里，跟同事分着尝尝。”说着便从篓子里拎了一串出来，恰好五尖五团，整整十个，就手递了过去。

老司务却不肯要，无奈七姑奶奶执意要大家分尝，只好带了回去。然后七姑奶奶亲自下厨，指挥厨子用紫苏蒸蟹，接着又開箱子找出一套银餐具，小钳子、小钉锤，做得极其玲珑可爱。

正在吃得热闹的当儿，只见人影幢幢，有人声，也有脚步声。七姑奶奶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伯见这种情形，一下子吓得手足发软、脸色苍白。因为她家在她六岁的时候，遭过一阵火灾，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。快三十年了，印象不消，余悸犹在。

“不要这样子，”她又气又急地喊，“你们在乱什么？”

一句话没有完，只见男仆扶进一个人来。七姑奶奶越发惊心，但总算还好，一眼瞥见古应春是好好的。他抢上几步，亲手揭开门帘，不断地喊：“扶好，扶好！”又抽空向里说了句，自是对七姑奶奶而发，“快叫人搬一张藤靠椅来！”



惊魂初定的七姑奶奶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不知从哪里闪出来一个萧家骥，接口说道：“胡先生！”

“哪个胡先生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？小爷叔！”

七姑奶奶一听心就酸了，急急往门口迎了出去。正好男仆扶着胡雪岩到门口，灯光映照，哪里还认得出来？

“是小爷叔？”

“七姐！”满脸于思、憔悴异常的胡雪岩勉强笑了笑，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，“是我。”

“真的小爷叔？”七姑奶奶双泪交流，“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这时候哪里有工夫说话？”古应春不耐烦地催促，“还不快搬藤椅来！”

七姑奶奶赶紧回身指挥丫头，搬来一张藤椅，铺上褥子，男仆们七手八脚地将胡雪岩扶着躺下。她这时才发觉，胡雪岩一条腿受伤了。

“快请医生来！拿姜汤！”古应春一叠连声地吩咐，“熬粥！”

事出突兀，七姑奶奶乱了枪法，倒是萧家骥比较镇静：“师父，你让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说。”

胡雪岩那边坐定下来，已有丫头端来一碗红枣姜汤。他一面喝，一面喘气，手在发抖，腿在抽筋，那副样子看在七姑奶奶眼里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。

“这是虚极了！”古应春对他妻子说，“这时候还不能多吃东西，你把那支老山人参拿出来。”

这是因为胡雪岩已经两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坐只小船一路逃出来，由于身上带着公事，不敢露面，昼伏夜行穿过一个接一个的太平军防区。沿途也不容易弄到食物，就算有，也不能尽情饱餐，因为肠胃太弱，骤饱之下，无法消化。相传每年冬天开施粥厂，头一天总有几个穷汉因为过于贪吃而胀死。七姑奶奶也懂这个道理，急急去取了那支出自大内、珍藏已久的吉林老山人参来，让胡雪岩嚼咽而食，扶保元气。

“小爷叔，”七姑奶奶望着他那条受伤的腿说，“我看看你的伤口。”

说着，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脚。胡雪岩急忙往里一缩。伤是在嘉兴附近为太平军盘问时，一句话不对劲被砍了一刀。无医无药，在荒郊野庙胡乱找了些香火掩敷，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。如今正在溃烂，血淋漓，肮脏不堪，所以胡雪岩不愿让她沾手。“七姐，你不要动它。”胡雪岩说一句便喘气，

停了一下又说了两个字，“我饿！”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！粥在熬了。”七姑奶奶想到一个办法，“我先弄些东西来给小爷叔吃。”

她亲自入厨，舀了一碗现成的鸡汤，撇去浮油，撕一块脯子肉剁成肉泥，倒在汤里。然后取一块米粉做的奶糕，在鸡汤中捣碎泡化，成了一碗“浆糊”，亲自捧给胡雪岩。

一闻见香味，胡雪岩先就忍不住连连咽着唾沫，接到手里恨不得一下子吞进肚里。但他想到，过于露出“馋相”，会伤他们夫妻的心，所以不得不强自抑制着，装得斯文从容地，一匙一匙舀着吃。

一大碗浆糊吃得光光，实在意犹未尽，便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：“七姐，五脏庙还在造反。”

“小爷叔，”古应春劝他，“等下再吃！”

“喔！”胡雪岩点点头，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。

七姑奶奶大为不忍，但也不能不顾他的肠胃，随即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。”

于是装了几盘零食，松子、杏仁、蜜枣、金擂饼之类，为他“煞馋”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伤科医生到了，检视伤口，认为相当严重，总要半个月才能行动。

“这，这办不到，”胡雪岩很着急地说，“至多三五天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七姑奶奶急急问道，“小爷叔，你还要回去？回杭州？”

“是啊！杭州城里，多少张嘴都朝天张大了在等我。”

“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，特为到上海来买米的。”古应春向七姑奶奶解释，“这是救命的事，小爷叔确是不便耽搁，我已经派人去请五哥来商量了。不过，”他转脸向伤科医生问道，“先生，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，不管用什么贵重药，总要请你想个法子，让我们这位小爷叔三五天以内就能走动。”

“真的。”这时的七姑奶奶坞帮着恳求，“郎中先生，你要做做好事，我们这位小爷叔早到一天，杭州城里就要多活好些人。这是阴功积德的太好事，郎中先生，你一生看过的病人，没有比这位再要紧的。”

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，伤科医生大为动容，将他的伤口左看右看，攒眉陋嘴了好半天，说出一句话来。

“办法是有，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胡雪岩咬一咬牙说，“什么痛我都不在乎。只要早好！”

“说说容易。”伤科医生大摇其头，“看你的样子，人是虚弱到了极点，痛得厉害，人会昏过去。等我想想。”他转脸问道，“古先生，你不是认识外国医生？”

这一说，提，醒了古应春，悔恨不迭。只为胡雪岩的模様令人震惊，一时昏督，竟想不起请西医，如今倒不便“另请高明”了。

“是呀！”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说。

“外国医生的看法来得慢，不过他们有两样药很管用，你能不能去要点止痛药来。”

“这，”古应春面有难色，他知道西医跟中医不同，不曾诊视过病人，不肯随便给药，而且止痛的药也不止一种，有外敷，有内服，“要哪一种止痛药，总得有个药名才好。”

“药名就说出来了，叽哩咕噜的洋文，弄不清楚。”伤科医生略停一下，下了决心，“算了！耽误时候，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先动手。”

于是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布包，一打开来，雪亮耀眼，是几把大小不同的刀钳。然后用新棉花擦拭伤口，运刀刺去腐肉，疼得胡雪岩满头大汗。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心惊肉跳，也陪着他淌汗，同时还得故作镇静，想出话来安慰病人。七姑奶奶像哄小孩似地，不断地说：“不疼，不疼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毕竟好了，敷上止血定痛的“降香散”，包扎妥当，伤科医生自己也大大地舒了口气。“总算还好，没有变成破伤风。”他说，“‘金疮出血太多，其脉虚细者生’。如今千万要好好照料，疏忽不得。”

接着他又说了许多禁忌，不能劳动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大说大笑，还要“忌口”，咸、酸、辣和热酒、热汤都不能喝，连热粥也在禁忌之列。

“糟了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刚喝了一大碗热鸡汤。”

“喝也喝过了，提它干什么？”古应春说，“以后小心就是了。”

等药料医生一走，古应春要改请西医来看，七姑奶奶不赞成，胡雪岩也表示不必，因为他自觉痛楚已经减轻，证明这位伤科医生有些手段，自不宜更换医生。

“我精神好多了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办大事要紧。五哥怎么还不来？”

“今天是他一个徒弟续弦，在吃喜酒，我已经派人去追了。小爷叔，”古应春说，“有事你先分派我。”

“好！”他探手入怀，掏摸了好半天，才掏出一个油纸包，递了给古应春。

打开油纸包，里面是惊心动魄的王有龄的两通血书。一通致闽浙总督庆端，乞援以外，更望设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衢州的李元度，带领所募的湘勇，往杭州这方面打，好牵制太平军，减轻杭州的压力。

还有一通是给江苏巡抚薛焕的，要求筹饷筹粮，同时附着一件奏稿，托薛焕代缮拜发。其中详叙杭州被围绝粮，归咎于驻在绍兴的团练大臣王履谦，勾结劣绅，把持地方，视省城的危急，如秦人之视越。更骇人听闻的是，居然唆使手下戕害命官。九月二十四，太平军攻占钱塘江南岸的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萧山，绍兴知府廖宗元派炮船出战拦击，众寡不敌，清军败退。王履谦和萧、绍一带的团练，平时就与清军不和，猜忌甚深。这时以为炮船通敌，回来是替太平军带路，王履谦便下令包围活捉，格杀不论。廖宗元得报，知道这纵非诬陷，也是极严重的误会，赶紧亲自出城弹压。王履谦手下一声呼啸，将廖宗元从马上拉下来痛殴，王履谦袖手旁观，默赞其事。这一番内证，替太平军制造了战机，太平军长驱猛扑，兵不血刃而陷绍兴。城破的前一天，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，由绍兴逃到宁波，经海道逃到福建，而杭州的粮道，也就此断了。王有龄自然要参劾王履谦，措词极其严厉，甚至有“臣死不瞑目”的话，可以想见他对王履谦怨恨入骨。

“这两封血书，”古应春问道，“怎么样处置？”

“都送薛抚台……”

“好。”古应春不等他话完，就要起身，“我连夜送去。”

“这倒不必，明天一早送去好了。我还有话。”

“是！你说。”

“我要托你面见薛抚台。”胡雪岩虽然气弱，但低微的语声中，仍然显得很有决断，“米，我自己想办法，运米的船，回头要问五哥，能够不麻烦官府最好。不过，他要替我派兵护运。”

“这条路通吗？”

“有一条路好走，你不明白，五哥知道，等他来了再说。”胡雪岩又说，“还有几首诗，也请你送给薛抚台。你说我因为腿伤，不能当面去见他，要问杭州惨状到什么样子，请他看这几首诗就知道了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又在衣襟中摸索半天，才掏出几张极皱的纸。古应春摆在桌上抹平了细看，标题叫《辛酉杭城纪事诗》，作者名叫张荫棠。一共是十二首七绝，每首都有注解。看到第五首，古应春念道：

雍容铃阁集替据，九月秋清气象舒。

无数妖氛惊乍逼，十门从此断军书。

诗下的注解是：“九月二十六日，贼以数十万众围城，十门紧闭，文报从此不通，居民如笼中鸟，釜中鱼。”

古应春念到这里，屈指数了一下：“今天十一月初五，围了四十天了。”

“四十天不算多，无奈缺粮已久，围到第十天就人心大乱了。”胡雪岩叹口气说，“你再看下去。”

接下去看，写的是：

十面城门十面围，大臣谁是识兵机？

国人望岁君胡宵，传说张巡整队师。

注是：“十月初六日，张军门玉良援到，大获胜仗。即派况副将文榜于下午入城见王中丞有龄，请城内连夜移兵出扎，便可与张军门联络，以通粮道。饶军门从旁阻之云：‘明日总来得及。’不料伪逆李秀成连夜筑成木城，于是饱道与张营隔绝。而十城隔濠，亦遍筑土城。当张军门令况副将入城见中丞，以灭贼自任，百姓延颈觐伺，均言贼必扑灭。”

看完这首诗和原注，古应春问道：“饶军门是谁？”

“饶廷选。这个人因为救过广信府，靠沈夫人出了大名，其实没用。”胡雪岩叹口气说，“我劝过王雪公多少次，说他因人成事，自己胆子小得很。王雪公不听我的话。救杭州就靠这个机会，错过这个机会，神仙来都没救了。”

“张玉良呢？”古应春又问，“这个人大家都说他不行，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你再往下看，下面有交代。”

诗中是这样交代：

桓侯勇健世无双，飞炮当前气肯降？

万马不嘶军尽泣，将星如斗落长江。

“怎么？阵亡了？”

“阵亡了。”胡雪岩摇摇头，“这个人也耽误了大事，嘉兴一败，金华兰溪又守不住，杭州就危险了。不过，总算亏他。”

“诗里拿他比做张飞，说得他很好。”

“他是阵亡殉国的，自然要说得他好。”胡雪岩黯然说道，“我劝王雪公暂且避一避。好比推牌九摇摊一样，这一庄手气不顺，歇一歇手，重新来过。王雪公不肯，他说他当初劝何根云，守土有责，决不可轻离常州，现在自己倒言

行不符，怎么交代得过去？”

“看起来王雪公倒是忠臣。”

“忠臣？”胡雪岩冷笑，“忠臣几个钱一斤？我看他……”

语声哽咽欲绝。古应春从未听胡雪岩说过什么愤激的话，而居然将“忠臣”说得一文不值，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沉痛悲愤。只是黄于没有话可以安慰他。

“先吃饭吧！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天大的事，总也得吃饱了才好打主意。而且小爷叔真的也饿了。”

“提到杭州，我哪里还吃得下饭？”胡雪岩泪汪汪地抬眼，“你看最后那两首诗。”

古应春细细看了下，颜色大变，七姑奶奶不免奇怪。“怎么了？”她问，“说的什么？”

“你听我念！”古应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

刺肉人来非补疮，饥民争唤事堪伤。

一腔热血三井泪，强作龙肝凤脯尝。

“什么？”七姑奶奶大惊问道，“人吃人？”

古应春不即回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注解：“兵勇肆掠，居民鸣锣捕获，解送风山门王中丞常驻之处。中丞询实，请王命尽斩之，尸积道旁。兵士争取心肝下酒，饥民亦争窗食之。‘食人肉’，平日见诸史乘者，至此身亲见之。”

就这一段话，将厅前厅后的人，听得一个个面无人色。七姑奶奶连连摇头：“世界变了，有这样的事！”

“我也不大相信。小爷叔，真有其事？”

“不但真有其事，简直叫无足为奇。”胡雪岩容颜惨淡地喘着气说，“人饿极了，什么东西都会吃。”

他接下来，便讲杭州绝粮的情形。这年浙西本熟，但正当收割之际，太平军如潮水般攻到，官军节节败退，现成的稻谷，反而使太平军得以作长围久困之计。否则，数十万太平军无以支持，杭州之围也就不解而自解了。

杭州城里的小康之家，自然有些存粮，升斗小民，却立刻就感到了威胁。米店在闭城之前，就已歇业。于是胡雪岩发起开办施粥厂，上中下三城共设四十七处，每日辰、申两次，每次煮米一石，粥少人多，老弱妇孺挤不到前面，有去了三四次空手而回的。

没有多久，粥厂就不能不关闭。但官米还在计口平卖，米卖完了卖豆子，豆卖完了卖麦子。有钱的人家，另有买米的地方，是拿黄金跟鸦片向旗营的八旗兵私下交换军粮。

又不久，米麦杂粮都吃得光光，便吃药材南货。熟地、米仁、黄精，都可以代饭，枣栗之类，视如珍品，而海参、鱼翅等席上之珍，反倒是穷人的食料。

再后来就是吃糠、吃皮箱、吃钉鞋（钉鞋是牛皮做的）、吃浮萍、吃草根树皮。杭州人好佛，有钱人家的老太太，最喜欢“放生”，有处地方叫小云栖，专养放生的牛羊猪鸭，自然一扫而空了。

“杭州城里的人，不是人，是鬼，一个个骨头瘦得成了一把，望过去脸上三个洞，两个洞是眼睛，一个洞是嘴巴。走在路上，好比‘风吹鸭蛋壳’，飘飘荡荡，站不住脚。”

胡雪岩喘口气，很吃力地说：“好比两个人在路上遇着，有气无力在谈话，说着说着，有一个就会无缘无故倒了下去。另一个要去扶他，不扶还好，一扶头昏眼花，自己也一跟斗栽了下去，爬不起来了。像这样子的‘倒路尸’，不晓得有多少？幸亏是冬天，如果是夏天，老早就生瘟疫了。”“那么，”七姑奶奶急急问道，“府上呢？”

“生死不明。”胡雪岩垂泪说道，“早在八月里，我老娘说是避到乡下好，全家大小送到北高峰下的上天竺。城一关，就此消息不知。”

“一定不要紧的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府上是积善之家，老太太又喜欢行善做好事，吉人天相，一定平安无事。”

“唉！”古应春叹口气。

这时已经钟打八点，一串大蟹，蒸而又冷，但得知素称佛地的杭州，竟有人吃人的惨状，上上下下，谁都吃不下饭。七姑奶奶做主人的，自不能不劝，但草草终席，塞责而已。

吃饱了的，只有一个闻信赶来的尤五。吃他徒弟的喜酒，自然奉为上宾，席间听得胡雪岩已到的消息，急于脱身，但仍旧被灌了好些酒，方得离席。此时一见之下，酒意去了七八分，只望着胡雪岩发愣。

“小爷叔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五哥，你不要问他了。真正九死一生，现在商量正事吧！”

“请到里头来。”七姑奶奶说，“我替小爷叔铺排好了。”

她将胡雪岩的卧室安排在古应春书斋旁边的一间小屋，裱糊得雪白的窗

子，生着极大的火盆，一张西洋铜床铺得极厚的被褥，同时又预备了“独参汤”和滋养而易了’消化的食物，让他一面吃，一面谈。

实际上是由古应春替他发言。“五哥，”他说，“杭州的人们都要活活饿死了，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，到上海来办米的。越多越好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浙江藩库发了两万银子，现银没法带，我是空手来的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钱庄里也不知道怎么样？五哥，这笔帐只好以后再算了。”

“钱小事，”古应春接口说道，“我垫。”

“也用不着你垫，”尤五接口说道，“通裕庄一千石米在仓里，另外随时可以弄一千石，如果不够，再想办法。米总好办，就是怎么样运法？”

“运河不通了，嘉兴这一关就过不去。”胡雪岩说，“只有一条路，走海道经鳌子门。”

鳌子门在海宁，是钱塘江入海之处，在明朝是杭州防备侯患的第一门户。尤五对运河相当熟悉，海道却陌生得很，便老实说道：“这我就搞不清楚了，要寻沙船帮想办法。”

沙船帮走海道，从漕海运之议一起，漕帮跟沙船帮就有势不两立的模样。现在要请他跟沙船帮去打交道，未免强人所难。胡雪岩喝着参汤，还在肚子里盘算，应该如何进行，古应春却先开口了。

“沙船帮的郁老大，我也有一面之识，事到如今，也说不得冒昧了。我去！”

说着，就站起身来。尤五将他一拉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要忙，等我想一想。”

胡雪岩依然非常机敏，看出尤五的意思，便挣扎着起身。七姑奶奶赶紧一面扶，一面问：“小爷叔，你要啥？”

胡雪岩不答她的话，站起身，叫一声：“五哥！”便跪了下去。

尤五大惊，一跳老远，大声说道：“小爷叔，小爷叔，你这是为啥？折煞我了。”

古应春夫妇，双双将他扶了起来，七姑奶奶要开口，他摇摇手说：“我是为解杭州之围求五哥！”

“小爷叔，你何必如此？”尤五只好说痛快话了，“你说一句，哪怕郁老大跟我是解不开的对头，我也只好去跟他说好话。”

他跟郁老大确是解不开的对头。郁老大叫馥华，家住小南门内的乔家



滨，以航行南北洋起家，发了好大一笔财。本来一个走海道，千个走运河，真所谓“河水不犯井水”，并无恩怨可言。但从南漕海运以后，情形就很不同了。尤五倒还明事理，大势所趋，不得不然，并非郁馥华有意想承揽这笔生意，打碎漕帮的饭碗，但他手下的小弟兄，却不是这么想。加以沙船帮的水手，趾高气扬，茶坊酒肆，出手阔绰，漕帮弟兄相形见绌，越发妒恨交加，常起摩擦。

有一次两帮群殴，说起来，道理是漕帮这面欠缺。但江湖事，江湖了，而郁馥华却听信了江苏海运局中几个候补住杂的话，将尤五手下的几个弟兄，扭到了上海县衙门。知县刘郎膏是江苏的能员，也知道松江漕帮是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不愿多事，同时古应春在上海县衙门也算是吃得开的，受尤五之托，去说人情。两下一凑，刘郎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传了尤五到堂，当面告诫一番，叫他具了“不再滋事”的切结，将人领了回去。

这一下结怨就深了。在尤五想，连县大老爷都知道松江漕帮不好惹，网开一面，郁馥华反倒不讲江湖义气，不想想大家都是“靠水吃水”，一条线上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两不往返，尤五特地召集所属码头的头脑，郑重宣布：凡是沙船帮的一切，松江漕帮，不准参预。有跳槽改行到沙船帮去做水手的，就算“破门”，从今见面不认。

郁馥华自己也知道做错了一件事；深感不安，几次托人向尤五致意，希望修好，尤五置之不理。如今却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告诫，要向对方去低头了。

“为小爷叔的事，三刀六洞，我也咬一咬牙‘顶’了。不过这两年，我的旗号扯得太足，一时无法落篷。难就难在这里。”

“五哥，你是为杭州呀。”胡雪岩说，“我腿伤了，没办法跟郁老大去办交涉。话说回来了，出海进鳖子门这一段不要紧，一进鳖子门，反有风险，郁老大作兴不肯点头。只有你去托他，他要买你一个交情，不肯也得肯。”

至于你说旗号扯得太足，落不下篷，这也是实话。我倒有个办法，能够让你落篷，不但落篷，还让你有面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小爷叔，你不要问我，你说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其实我也是说说而已，真的没有办法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郁老大。”

“不会让你太受委屈。”胡雪岩转脸说道，“老古，我请你写封信，写给何制台……”

“写给何制台？”古应春说，“他现在不知道躲在哪里。”

“这难道打听不到？”